



春来草自青

文/孔金泉

春天是一个诱人的字眼,犹如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,意念一闪,哈喇子就流出来了。

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无需惊雷,睡到了自然醒的芳草也会苏醒过来,它冒出尖来,那么稚嫩,犹如婴儿的纤指。风儿正健,但挥舞了一个冬天的刀刃已然变钝,乍暖还寒时候,甚至有些天鹅绒的味道了,爱抚着你,让人的心痒痒的,酥酥的,麻麻的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但草就是大地的神经末梢,它从试探性地伸出触角到精神抖擞,谁也无法阻止它的脚步。它提醒着人们春天来了,姑娘们只因为看了一眼,便觉得身体燥热起来,冗装成了束缚,非弃之如敝履不可。她们甚至想一步跳到夏天,琢磨起今年裙子流行的款式了。

春天的草是大地之眼,明眸善睐,风情万端。一忽儿,睫毛长长飏着眼似睡非睡,一忽儿,左顾右盼,绾着一段撞鹿的女儿情。即便它睡着,也让人怜香惜玉,不忍打扰。它那么纤弱,刚刚被东风扶起,又被劝下。树能够挺起脊梁,

但草是林妹妹经不起折腾。但谁又能否认草的生命力,只需一抔土,一掬水,它就能葳蕤起来,哪怕上面压着一块顽石。春天的草以大地为笺,最初的笔触是疏淡的,信笔而为,这儿一笔,那儿一抹,像极了幼儿园里孩子的涂鸦,只觉得见色生情,有趣好玩。但随之它就见不得哪儿有留白了,求满求溢。它与中国的山水画是两个境界,后者无中见有,就像齐白石先生画的虾,未见水而处处皆水。它就不太相信人们的想象力,总要涂满为止,像是一个拙劣的画师。山那么高,它还勉为其难地往上爬,与雪较劲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简直像是一场势不可挡的瘟疫。

一个画家朋友说,他不喜欢春天,春色再绿,不像秋色斑斓。其实在我看来草色亦有五色之分,淡者薄绿,盈盈一笺;浓者肥润,晶莹如玉。只是草色太热闹了,它把树的孤寂变成了喧哗,手牵手,根连根,一望无垠。草是大地的底色,等它布局好了,我们用橡皮一遍遍地擦拭,再

涂抹上属于自己的颜色,直到有一天它嫁给历史,“官阙万间都做了土”,然后再被草色浸染。还有的地方,则被败坏掉了,人类一走,草色纵然努力,任它千般万般,都无法复绿,只好丢给了沙漠来肆虐。

大自然四时依序,循环往复,“春来草自青”是一个约定,也是一个承诺,当你看到那一片绿意,不觉得欣欣然吗?仿佛受孕的母亲,大概整个身心都膨胀起来了吧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,交睫一刻,人的无常也找到了一个支点,有了卧薪尝胆的勇毅。多少人在抱怨付出与回报之间距离太远,似乎遥遥无期。这样的人总是生活在未来,而不是当下。而真实的人生总要触摸到生活的利刺才能嗅到玫瑰的芳香。曾国藩说:“不问收获,但问耕耘。”经历了成长的寒冬,当你蓦然回首,春来草自青,你会发现,其实生活一直都在冲着你笑。

醉人不过春风里

文/侯凌霄

打开关闭一冬的窗扉,和畅惠风飘进来,融融艳阳洒进来。

当春姑娘开始装扮大地的时候,河边的柳树已是一身淡妆,合着轻柔的风跳起绿色的“圆舞曲”。河边,堤上到处都是非常漂亮的却叫不出名的淡紫色小花,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刚刚返青的草地上。一双春燕在河边上空飞翔着,呢喃着,仿佛在倾诉着对故乡的深情和喜悦。这时,孩童们便会使出各自本领爬上柳树,他们嬉戏,他们唱歌,把欢快的歌声洒向远方。下来时,那伙伴的头上就多出一个绿色花边的无顶“圆帽”,而女孩的颈上则会挂着一个大大的“翡翠项圈”,以此来装扮孩提的童年。随后,春风会飘来孩童们吹响的柳笛声声……

在这阳光渐暖万物复苏的日子,田埂、柳条,枯草最早突出了春的信息。各式各样的蒿草和野菜,不为人知地钻出来,碧绿的,柔韧的,在微风中摇曳,为春天打着手势。一片片的叶子绿带般地伸出,舒展的是希望,挺直的是信念。看!叶丛中开放着淡蓝色的小花,多么清爽恬淡,多么温馨宜人。

春天,是桃花盛开的季节。置身桃林,你会被一簇簇的满枝桃花所吸引,灿烂的阳光,下粉红色的桃花绽放在枝头,在蓝天的映衬下,更是妩媚娇娆。桃花盛开,桃园吸引了一群群赏花的游人。一对面如桃花的小姑娘,在桃林里穿行嬉戏,不时传来阵阵银铃般的笑声,那笑声在桃林深处久久回荡,更增添了迷人而神秘的色彩。

阳春三月,走进梨园,正是梨花怒放的时节,更是一番迷人景色。雪铺四野,香飘满天,如同置身仙境,心旷神怡,无不感叹这人间美景,美不胜收,游人如织,欢声笑语满梨园。

轻柔的空气触手可及,广袤的原野上,金色的阳光之下,春天的景致新鲜而纯粹,充满生命成长的欲念。

早春的第一抹嫣红里,有只蝴蝶在淡黄色的迎春花上结束了蜕变的痛苦,抖着带露的翅膀迎接崭新的日子。

春,给一切以新意和希望,给人们以温暖和欢欣。春最早亲吻乡野,乡野最早拥抱春天。

春风里,处处沐浴着那么一丝情景,看吧,花儿都是那么的鲜艳,草儿都是那么的蓬勃,就连参天大树也发出嫩绿嫩绿的新芽。人怎能不美丽起来,心里怎么能不高兴呢?

春天是迷人的,也是令人神往的,满目都是青青的世界,满目都是花的海洋,怎能不让人陶醉呢?

会哭的春风

文/韩国光

一天中午,我睡在床上休息,耳边忽然响起一阵“呜呜——呜呜——”的颤颤声音。“你听外面的风叫得多吓人,就像哭腔似的。”妻子说道。起身披上厚上衣,隔着阳台玻璃门,就见晾晒的衣服左右翻飞着。阳台南面是一土堆空地,我走进阳台时,觉得风声更大了。“呜呜——啊啊——”,这春风真的会哭吗?下午的时候,我迈上阳台南边的土堆问了一位老人,老人正在给油菜苗松土。听了我的话他的锄头停了一下,笑了笑又继续松土:“春风会哭?城里人哪知道这些。先前我们有庄稼地的时候,在地里干活,那春风哭嚎得才凶呢!”

春风呼啸的声音为什么听起来不像笑的声音?它的声调是那样的低沉,“呜呜——”有时甚至还带着“啊啊”的尾音。对此我思索了几天,终于在我人生阅历中找到了一些肤浅的答案。春天也是由冬天孕育而出的,它或许更想让人们记住这个不容忽视的季节。冬天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冷峻萧素的,山峦树木包括许多花草都褪去了光彩流离的色泽,再加上不时有雪花从天空飞舞而降,冬季里的寒风又是那般凛冽,因而万物要想生存下来就要付出更大的

毅力。有一对患难夫妻,曾有过一段为谋生四处奔忙的日子,为了一家人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,为了能给孩子添上一双新鞋,他俩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依然守着那处小摊。男人在雪中双手撑着寒风乱摇的小伞,妻子就在伞下给人贴手机膜,双脚穿着雨鞋蹲坐在冰冷的雪窝里,有时男人让妻子站起来活动一时,她都不肯。妻子骗他说“不冷不冷,一点不冷”,实际上能不冷吗?她怕飞雪钻进鞋里,偷偷塞着旧报纸的鞋内经常因为雪水冻结而难以脱下雨鞋。尽管日子过得如此艰难,可这对雪中“活雕塑”心中仍涌动着一种热烈的信念,春天终会来的,到了春天日子就好过了。

春意盎然的季节,万物复苏,鸟鸣啾啾,抬眉低头满是阳光,处处散发着迷人的气息。唯独那声势浩大的春风,仍在田野或城市的某个角落,张显着让人畏惧的“撒野”劲头,尤其在初春的一段时间里,那种低沉的风声就像雪浪连续拍打着大地一样,威震着人心。春风会哭,一点不假!我想春风它之所以如此,一定是想用那善意的心声在提醒昭示着人们,别忘了走过冬天时脚底留下的艰辛。

岁月在指间轻轻滑

落,季节在日月星辰中变换。最想盼望的就是美好春天的到来,自然界最先报春的好像是梅花,公鸡也会报春,如果画成一幅国画不妨就叫“金鸡报春”。画中可画上一桩盘根虬枝的老梅,簇拥着无数红叶瓣的梅花,一只健美艳丽的公鸡正引颈高歌“咕、咕、咕——”,一声声高歌唱得山峦叠翠,叫得街巷流绿。然而也许遗憾的是,如今久居城市的一些人,由于生活过得过于顺畅,对于飞入心间的春天喜人画面已变得不会欣赏了。他们生活舒适,有房有车,明明过上了春天般的日子,却到处在寻找着好日子在哪里?那就趁着还有寒意的初春,去野外去听听春风的吼叫吧,去听听春风发着肺腑的哭声。最好逆风而行,敞开心扉,会哭的春风就是一串来自冬天最诚恳的叮咛,居安思危,不要忘却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,懂得对比才会觉得今天的生活多么幸福!

